



萬象樓

趙樹理 著

工人出版社

萬象樓

趙樹理著



工人出版社

萬象樓

作者 趙樹理

印行者 工人出版社

北京西總布胡同卅號
電報掛號二二七三

一九五〇年四月初版（1800冊）

• 印 翻 准 不 •

萬象樓

趙樹理著

時間：九四一年。

地點：太行山區。

人物：何有德：占佛道掌教。

何老：有德之弟。

吳二：日本特務。

滿街香：魏村暗娼。

李積善：占佛道守壇護法。

李月村：積善之女。

四小當家：一個老太婆，一個中年婦女，一個中年男子，一個

青年男子，都是些古佛道的小頭領。

羣衆：古佛教徒，數目不定。

駐軍士兵：甲、乙及其他（人數也不定）。

第一場

同老二：（簡稱二）：（唱）『老二只生來潑皮胆大。嘴又尖眼又快好似烏鴉：變產業賣老婆咱會搞價，吃二毛敲竹槓也是行家。不論在賭博場大烟燈下，都認得咱老二這顆腦瓜。閑無事在街上溜噠溜噠！』

吳二（下簡稱吳）：（內白）那是何老二嗎？

二：（接唱）——那一邊來的是那個忘八？（切）

吳：（上白）何老二！我的老兄弟！你怎麼罵起我來了？

二：（白）唔！吳二哥呀？對不起對不起！那兒想得到是你？二

哥！你打那裏來呀？

吳：（白）我來找大先生！（向兩邊看）這裏不是說話地方，還

是……

二：那就請到家裏再說吧！（唱）好我的吳二哥多年不見！

吳：（唱）各自有心腹事藏在胸間。

二：（唱）大街上說鬼話多不方便。

吳二合：（唱）一同到萬象樓談上幾天。（下）

第二場

何有德（簡稱何）：（唱）想當年在稅局吃上吃下，明一份暗一

份能把錢抓。到老來回本縣威名還大，不論是什麼錢我都敢拿。共產黨要民主我心害怕，老百姓齊出頭叫我無法。從今後再不能憑空敲詐。（坐）不叫咱逞威風那有錢花。（切）

二：（上白）大哥！吳二來了。他想見你。

何：那個吳二？

二：（白）就是從前你當統稅局長那個時候，給你當過稽查的那個吳二。

何：（白）是他呀？這傢伙倒有點本領！叫他上來吧！

二：（走到門邊白）吳二哥！請上來吧！

吳：（上見何白）何先生！你老人家還好吧！

何：（搖頭白）這個年頭！唉！

吳：（白）你老人家怎麼唉聲嘆氣？

何：（白）世道變了，那裏還是咱們的天下？

吳：（白）哈哈哈哈哈！要不是爲了這事，我還不來哩！何先生不用發愁，我給你老人家帶來了好運氣！

何：（白）好運？好運那裏輪得到咱的頭上？

吳：（白）何先生你不信嗎？你知道我吳二如今幹的是什麼差事？

何：（白）我正想問你！你就說說！

吳：（白）何先生！你聽我的吧！（接唱）咱吳二這幾年吃了洋飯、在日本情報隊作了洋官，每日裏吃的是洋米洋麵，吸了他洋料子又拿洋錢。

何：（插白）好！你總算個能幹的！不過這是他媽的你走了好運，與我什麼相干？

吳：（插白）這是我的。還有你的哩！你聽着吧！（接唱）何先生有大名日本聽見，派吳二到這裏與你勾連。只要你與皇軍做個內線，等皇軍打過來委你個縣官。

何：（離座插白）一個縣長，倒也可以做一做，可不知道這傢伙說話有準沒準。（向吳）我說吳二！你在那邊作的是什麼官？同我說一下，以後我也好稱呼你。

吳：（插白）這老傢伙先要秤一秤我的分量了！（唱）又只見何有德先來問俺，俺不免用大話唬他一番。日本的大皇軍把我上看，委了個大隊副公事很繁。隊部裏大小事都是我管，大隊長他不過掛個頭銜。

何：（接唱）那吳二他混得果有體面，作了個大隊副有職有權。（向吳，但未被理會）吳大人請上坐恕我怠慢！（插白）吳大

人！吳大人！（仍未被理會）吳吳吳……

吳：（驀然覺得是招呼自己，插白）何先生是你叫我？

何：（插白）是是是！吳大人請坐！

吳：（插白）不敢不敢。（背笑）我也成他媽的大人了！（向

何）坐坐坐！（與何平坐）

何：（插白）吳大人！（唱）見皇軍還請你好話多添！（切）（

白）吳大人！以後還請你提拔提拔！

吳：（白）好！能幫忙總要幫個忙！何先生！你怎麼稱呼起我『

大人』來了？

何：（白）你作了官了，自然要稱你大人！

吳：（白）可不要這麼客氣！你是我的老上司，比我高明得多！

要不嫌咱老吳沒出息，以後你就叫我老吳，我就叫你老何吧？

何：（白）吳大人！

吳：（白）何先生！

何：（白）老吳！

吳：（白）老何！

何合：（白）哈哈哈哈哈！

二：（白）大哥！吳二哥是爲咱來的，你不招待招待？

何：（白）一定得招待招待！你去吩咐備飯。

吳：（白）不用！我吃過了！你們既然有這番盛意，我可以領點別的人情。

二：（白）我倒忘了二哥你的愛好！給你叫個吧？

吳：（白）有沒有好的？

二：（白）滿街香還不是熟的？

吳：（白）對對對！你一說我就想起了！恐怕老了吧？

二：（白）可不老！今年才三十歲，還是臘月二十三生的。

吳：（白）你倒連生時八字都記得！就叫她吧！

二：（白）好！我馬上就叫她來！（下）

何：（白）老吳！你叫我怎麼活動？

吳：（白）你不是此地古佛道的掌教嗎？

何：（白）那有什麼用處？

吳：（白）用處大得很！我先問你，可有多少徒弟？

何：（白）兩千多人。

吳：（白）你們每年八月十五不是要大敬神嗎？

何：（白）是啊！

吳：（白）到了今年八月十五，要你鼓動起你的兩千徒弟，碰了

抗日縣政府，鬧他個全縣大混亂，我給你到那邊報個功，以後皇軍一佔了這裏，管保叫你坐個縣長！

何：（白）這事恐怕不好辦：抗日縣政府雖然也住在鄉下，可是離這裏還有五里，那個村子還駐的有八路軍，咱們還沒有動手，人家就做了準備，怎麼成得了事？

吳：（白）又不用你親自出馬，只要鼓動大家去就行了！

何：（白）這這這，這事我沒有作過，恐怕做不好！

吳：（白）到那時候，我來幫忙！

何：（白）我看不如遲遲再說！

吳：（立起白）看你三心二意成不了大事，我老吳再找別人去！

（要走）

何：（攔住白）老吳！不要急！咱們慢慢商量！

吳：（白）沒有什麼商量的！你是做不做？

何：（白）我我我……咳！做就做吧！（唱）何有德放開了吃人斗胆，從今後做一個地道漢奸。只等到中秋節八月過半，把抗日縣政府給他推翻！

（二領滿街香上）

滿街香（下簡稱滿）：（唱）滿街香在家裏梳妝打扮。何老二他領我來賺大錢。只要他有票子人人是漢，陪伴他住幾天有什麼相干？一鼓勁上樓來來把客見，原來是吳二哥離別多年。（白）吳二哥！是你呀？我當是個誰哩？你怎麼七八年也不來一趟，可把人的腸都想斷了！

吳：（白）嘻嘻嘻嘻……真你媽的不害臊！

二：（白）吳二哥如今做了官了！

滿：（白）做了官了？給吳大老爺磕個頭！（跪下）

吳：（白）起來起來起來！

滿：（起白）吳大老爺作是什麼官？

二：（白）作是日本官！

滿：（白）那不成了漢奸？

吳：（白）不會發財的東西！（背坐）

滿：（白）吳大老爺！我不過說句玩話，就惹得你老人家動氣了嗎？

吳：（不理）

滿：（白）你老人家是官宦人家，還能跟我們這些婦道人家一般計較嗎？

吳：（仍不理）

滿：（白）你是理不理？不理我就走了！（丟頭就走）

吳：（拖住白）回來回來，這回算你勝了！隨咱們到老何這禪堂裏過癮去！

滿：（白）禪堂不是何先生坐禪的地方嗎？

吳：（白）沒有妨碍！老何坐的就是花花禪！

四人同笑：哈哈……（笑着走入禪堂暗下）

第三場

李積善（下簡稱李）：（上唱）六十年花甲子過了一轉，膝下邊並無有後輩兒男，終日裏在道門修身行善，修一個來世報勝似眼前。今日是中秋節八月過半，按規矩又該是古佛臨壇。在大

街把女兒一聲呼喚：（插白）月桂！月桂！

李月桂（下簡稱桂）：（插白）爹！你叫我？

李：（插白）正是叫你啊！（接唱）隨老父萬象樓去把佛參！（切）（白）你到什麼地方去來？天快晌午了還不該走嗎？

桂：（白）上那裏去？

李：（白）這孩子！越長越胡塗！今天不是八月十五嗎？不是該往何老師那裏拜佛去嗎？

桂：（白）我今年不去了！怕人家都說我是封建腦筋，死頑固。
李：（白）你也是個掛過名的弟子，怎能不去？你在四五歲的時候，瘦得像一把乾柴，要不是老佛爺保佑，怎麼能吃得白胖了啊！（唱）莫信那教外人胡言亂道！那都是胡塗人不曉天高。
兒長到四五歲幾乎死了，若不是神保佑那有今朝？